

# 论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中的“文化共同体”思想

张诗雨

长江大学, 湖北省荆州市, 434000;

**摘要:** 米兰·昆德拉作为一个从祖国捷克被迫流亡到法国的移民作家, 多年漂泊在外的移民生活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经历的一切使米兰·昆德拉在文化思想上有着超乎寻常的理解力与宽容心, 在此的影响下他的写作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与创新, 也正是这种创新使他在小说的创作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在积极融入法国并且理解与接受异质文化的过程中, 他作品中的“文化共同体”思想也逐渐显现, 并且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使他对“存在”“可能性”“遗忘”格外关注, 不确定性使他的小说结构开放且多元, 具有明显创新性。

**关键词:** 米兰·昆德拉; 文化共同体思想; 生活在别处; 欧洲

**DOI:** 10. 64216/3080-1516. 25. 08. 038

前人对昆德拉的研究多专注在小说视角, 但对其作为移民作家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作品中体现的跨文化意蕴研究不足, 对其作品中体现的文化思想也鲜有涉及<sup>①</sup>。本文将集中讨论《生活在别处》中体现的“共同体”思想以及在这一思想影响下昆德拉创作的创新, 笔者认为这种思想与创新对当前处于文化危机中的欧洲大陆有着借鉴与反思意义。

## 1 《生活在别处》中的“文化共同体思想”的具体呈现

昆德拉后期作品和前期相比具有很大变化, 作品内容和语言文字的选择都在移民后面面临“更新”这一难题。前期的昆德拉的写作重心在捷克, 试图通过写作让人们关注到捷克这个在战火中饱受摧残的国家; 后期, 被捷克驱逐的昆德拉爱上了法国, 他在写作上开始加深对抽象存在的思考。过去围绕着捷克以及政治与性爱的主题, 在后期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 他没有在自己适应法国文化后书写法国, 而是开始关注整个欧洲以及更关乎全人类的理论与思想上的问题。这种改变在他的作品中具体表现为: 追求开放和对话的环境、强调相对性和多元的价值、展现复调中众多的各自独立且互不干涉的声音和意识、杂语化的语言创新与融合, 这些表现的背后则集中体现了“昆德拉的文化共同体”思想: 包容性的思考方式, 注重不同思想的对话交流与创新, 尊重不同的“存在”, 认可“可能性”, 对异质文化有着自主的创造性接受。

### 1.1 追求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人们热衷于判决, 往往在真正理解他人之前就对

其有了所谓的定义, 这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灾祸, 缺乏对他人和事物的深入理解, 也缺乏包容心”。揭露了人们难以接受新鲜事物并且急于用自己狭隘的见闻为新事物下定义的软弱天性, 批判了不同文化之间敌对的关系和这种关系下造成的的闭目塞听。昆德拉认为“小说”可以有效改变这一点, 他称小说为“一门力求发现和把握事物的模棱两可性及世界的模棱两可性的艺术”。在小说的世界中, 昆德拉认为可以解放被束缚的思想, 抛弃偏见, 去理解和思考小说中的“存在”, 包括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 在平等的位置上与其展开对话。他在作品中追求的开放和对话, 不仅是追求创造出

一个小说世界, 更是追求思想文化上人对他人思想和异质文化的包容心。实际上这也正是构建文化共同体时所追求的: 各种不同的文化主体拥有平等的话语权, 在和谐大环境中交流, 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融合, 既不为彼此划定所谓的界限也不对异质文化充满恐惧, 从而形成符合时代浪潮的新的思想和文化, 而这在昆德拉的作品中具体则表现为不同的声音互相区别独立却又和谐统一, 也被称作“复调”。在他的作品中从来不只有一个上帝视角, 性格迥异的角色在文中有着独立清晰的思想与意识, 情节的发展无法约束他们, 就算是作者也无法左右他们的思想。在《生活在别处》中, 主人公亚罗米尔倾诉自己时, 作者作为一个评论者对他展开叙述, 冷静旁观并且给出恰到好处的分析, 在这一过程中, 亚罗米尔的形象逐渐清晰, 他对于读者和作者来说是可以理性评价分析的“独立存在”。他有着独一无二的思想, 因其成长环境而塑造的性格与思想并不成熟却不妨碍它的出现与存在, 作者为它存在的合理性给出的解释与

铺垫,让读者一方面试着去突破思想上的偏见,同时也进行着与亚罗米尔的对话。一种声音,一种思想,一种文化,如果因为它难以被理解和接触而被理所应当的认为应该消失,那么世界上的文化在单调的存在后必将走向消亡。昆德拉通过塑造亚罗米尔这个拥有明显缺陷且代表着人性意义上的“恶”的人物形象,通过剖析他的内心,展示他的思想,来使读者理解他,突破非黑即白的思想壁垒,也使各种文化打破所谓的界限,从单纯的对其他文化进行判决走向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和解,达到人性层面的共鸣。要知道站在小说空间当中的亚罗米尔是昆德拉思考人类生存的标本,他是一种象征,每个人都像亚罗米尔一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停的拉扯,昆德拉残酷严苛的文字就像一把刮骨疗毒的刀,让读者筋疲力尽的同时也能够摆脱无意义的评判而进行有意义的思考,让思想活泛起来从而在包容与理解中得到发展。

《生活在别处》中的人物身份有着独特的代表性和模糊性,昆德拉在书中展示的人物性格模糊,部分人物的姓名都未告知读者,生平经历也未被展开,只是告诉读者一个有代表性的大概称呼,比如亚罗米尔前后交往的两个女朋友,我们只知道一个是“戴眼镜的女大学生”,另外一个只被称为“红头发的售货员”。小说中对他们的性格和个人成长背景经历,都未提起。很明显,昆德拉的目的并不在于刻画让读者印象深刻且清晰明白的具体人物,他关注的以及感兴趣的是共性。这一写作特点不仅仅是由于前面提到的昆德拉的移民身份使他创作基点由捷克转移到法国乃至整个世界,这恰恰也体现了当时全球文化交流带来的“边界模糊”、“特征消失”等一系列文化语境反过来对昆德拉创作的影响,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昆德拉主动将这一系列语境运用于自己的写作当中,这在当时是“不常规”的,很多人认为昆德拉后期的作品政治性削弱,原有的捷克民族特有气息寡淡从而认为他的作品没有原来易读,但是从对单独个体的关注转移到对整个人类的探讨与思考,正是他对捷克民族的遭遇进行更为细致的描写和对自身经历的更为准确的表达,这种“不常规”使昆德拉作品与主题得到了升华,体现了世界文化交流对作家创作带来的新的机遇与改变,那就是追求和谐共鸣,寻找人类思想上的共性,包容不同思想,交融不同文化,并且跳出文化的束缚达到共鸣寻求对人类生存现状的反思。

## 1.2 情节跳跃,开放的小说结构

昆德拉在小说创作的结构上有开放的特点,他注重情节的跳跃,不追求一气呵成的连续剧情,常常会把小说的情节发展放在一个交错的时空中,情节的展开和过渡带有跳跃性,近似于把分别拍好的电影镜头用手法联结起来,让观影的群众们感觉这是一部完整且不间断的连续画面。因为使用这种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他的小说结构也相对松散,呈现开放的态度,比如在《生活在别处》中描写主人公亚罗米尔不成熟的青春激情和他的豪情壮志时,分别插进了对济慈、雪莱、莱蒙托夫、兰波等不同国度的诗人以及其他捷克诗人的激情、幻想的描写<sup>①</sup>,与此同时推动剧情的发展。在小说的某些章节,昆德拉往往会不顾情节发展的连续性,而停下来插叙其他的事件,或发表议论。作品结构也因此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单一走向了多元,比如《生活在别处》第二部中穿插的一段克萨维尔的故事,通过这个叙事视角的切换,描写克萨维尔这个存在于亚罗米尔想象中的人物来展示亚罗米尔理想中洒脱冷酷的自我,以丰富亚罗米尔的形象。又比如在亚罗米尔悲剧性死亡的结局后展开的作者议论,以及故事的再次继续是从被亚罗米尔欺骗的姑娘的视角开始的等。昆德拉在小说的表现形式上力突破陈规,进行创新。读者的思维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如果说昆德拉讨厌紧绷的思维,那么他的开放式结构的小说就要求读者有着弹性的思维,能够发散、且富有想象力,能够做到包容与理解。

除此之外,小说中为读者创造了“想象与思考的空间”。S. Hall,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批评研究者给出的全球化定义:是地球上各个相对分离互相独立的地区在单一的想象“空间”中彼此之间打破这种相对闭塞的状态并且进行文化思想等交流的过程。也就是说全球化是以互相之间不断进行交流为基础的,而前提则是用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出的这种被个体所见所闻束缚的“想象空间”,这种空间在未被打破时是单一而停滞的。“想象空间”也是由全球范围内的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不同的群体,根据所处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而建构出来的多元的世界,昆德拉就在读者脑海中给出了这样开放的想象空间。昆德拉将时代作为实验室,将亚罗米尔作为实验对象,去研究人类存在的种种可能性和合理性,他塑造的亚罗米尔的所作所为造成了自己与他人的毁灭,可是读者在这个“空间”中是能够理解角色的,无法对他进行

简单的定义和判决,反而要去直视他身上的“邪恶”其实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这个事实,是特定的时代将这种恶释放,也是特定时代使人性的另一面显现。

### 1.3 本土化的写作与杂语的使用

昆德拉究竟是法国作家还是捷克作家,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他确实是一位在各个方面做到了“本土化”的作家。除了他精神上的本土化,写作中所用的语言也是如此,前面我们提到了文化共同体精神还体现在杂语化上,昆德拉一开始写作是用的捷克语,后来移居法国,面临文字书写上的这一困难,他曾经在接受乔丹·埃尔格雷勃里的访谈时表达了对用法文写小说的看法。他认为在脑海中思考和用语言来叙述这两件事是完全不同的,他表达了在写作和思考时的各种困扰,比如他能用捷克文写一篇有趣的故事却无法在用法文表达出来后使它的趣味性不褪色,故事甚至会因为法文的使用而变得死板和呆滞。尽管面临这些困难,昆德拉依旧在此后发表了法文小说,而巴赫金认为纯粹的不受时间与空间的影响,也不被人类活动影响的语言是基本不存在的,任何一种语言都在继承中发展,在融合中更新并且互相借鉴。语言在自己的历史存在中每时每刻都是以杂语样式存在的。昆德拉在用法语发表小说的过程中,捷克语的使用习惯等会不可避免的融合其中,也必定推动语言的创新和发展,昆德拉作为被法国认可的著名作家,除了体现他对异质文化很好的适应与吸收能力之外,也体现他对另外一种语言熟练的运用。语言因为被人使用而具有生命力和活力,巴赫金说过不受到人类活动和影响的纯粹语言是基本上不存在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在人类在各个时期互相继承、借鉴和融合的产物,语言在自己的历史存在中的时时刻刻都是以杂语样式存在的。昆德拉构造的小说世界杂语进入其中,那么就是艺术杂语,小说家就可以用它们来构造的小说世界。以《生活在别处》为例,在小说中时常能看到昆德拉的评论,杂语现象是小说体裁独有的特点,小说语言中的艺术杂语是带着独特的意向和不同的社会视野所塑造的思想,不过这种艺术杂语的显现方式是隐晦的,一般都是靠折射。在小说中用的杂语进行内在对话,就要求揭示当时词语使

用的具体情境,在得到艺术加工之后,语言中的思想和文化才会赋予其新的特定含义,昆德拉在创作过程中使用的文字语言给予的属于他个人的社会视野,被读者接收并被带入到当的社会情境中,并且在此之后进行自我的解读和思维发散。除了作者的评论,小说中出现的还有角色的声音,每个性格各异的角色说出来的都是风格迥异的语言,那么必然会有语言背后他们意识形态的互相对话交流碰撞,这一点也折射了当代人类思想对话交流的现状。

### 参考文献

- [1] 汪雅雪,赵谦.十年来国内米兰·昆德拉研究综述[J].职大学报,2021.
- [2] 余冬林,傅才武.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内涵、形成及历史演变[J].北京社会科学,2021.
- [3] 杨小梦.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D].安徽大学,2021.
- [4] 尉倩.作为哲学的小说[D].苏州大学,2020.
- [5] 刘发开.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共存逻辑[J].社会科学文摘,2020(05).
- [6] 赵谦.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中的创伤叙事[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 [7] 于丽,李金燕.昆德拉《生活在别处》中主人公的悲剧性解析[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 [8] 赵谦.国内米兰·昆德拉研究纵览与趋势[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 [9] 刘英梅.非真实性与游戏性艺术——米兰·昆德拉的创作与欧洲小说传统[J].外国语文,2018.
- [10] 张婧.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研究[J].长江丛刊,2017.
- [11] 李新美.诗人的成长之殇——《生活在别处》解读[J].戏剧之家,2017.
- [12] 夏鹏锋.生活在别处——米兰·昆德拉的诗性隐喻研究[J].语文建设,2015.

作者简介:张诗雨,2000年2月20,女,汉族,湖北省十堰市,长江大学,研究生,学科语文。